

January 1934

五十萬卷樓題跋

Boji M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莫伯驥(1934)。五十萬卷樓題跋。《嶺南學報》，3(2)，224-232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3/iss2/10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五十萬卷樓題跋

莫 伯 驥

元秘史十五卷鈔本

不著撰人名氏。按張氏敦仁影元槧本卷首標題下，分注二行，右「忙豁命紐察」五字，左「脫察安」三字，顧千里跋以爲撰書人所署名銜是也。此書叙太祖太宗兩朝事實，及元世系最詳。明代藏書家已著錄，而未甚顯。今世流傳，則有永樂大典本。乾隆間修四庫書時，書之出於大典者，三百二十一種，著錄不悉，而此書獨遺。想因文不雅馴，與元典章同，故屏而不取。迨錢氏竹汀始表章之，謂論次太祖太宗事迹，必於此書折其衷。而其書乃爲世重。靈石楊氏連筠篹叢書所收，卽此十五卷本也。桐鄉金氏德輿所藏殘元槧本，分卷則與大典本不同。阮氏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所稱，則舊鈔影寫本，而陽城張氏影寫元槧足本作十卷，又續一卷，當與金本同。此外又有蒙文本。或言順德李仲約文田曾得之。然其注此書時，未之及也。洪文卿鈞言使泰西時，曾得俄羅斯人所著書，記元代時事甚詳，足與秘史參互攷證，擬譯以爲法，今所傳元史譯文證補，其所據者有阿刺比文拉施特書，英文之多桑書，俄文之具勒渾哀忒蠻諸人書。如能全譯原文，與此書參稽同異，亦史學界之要務也。秀水高寶銓元秘史李注補正，多爲李氏所未備，糾正其失亦不悉。沈氏家本又曾爲同里王仁山撰元秘史潤文序，稱李氏爲此書作注，以大典本爲主，而以張本校之，

爬羅剔抉，疏通證明。然於正文之蹇拙俚鄙者，未遑潤色。而王氏致力於此，遂文從字順，煥然改觀，其人名地名譯文歧出者，列爲二表，甄其同異，備載李注，而其所未及者，則加按語以證明之。編成，顏之潤文。以上皆前人攷論此書者也。王氏詠霓函雅堂集，又稱奧斯馬加本二國合成。馬加卽匈牙利，爲蒙古之後，其人皆黑髮，異於歐洲諸國，惜未游維音都城，奧國都求彼古史，與此書相印證也。元太祖長子兀赤封俄羅斯，至萬曆間始亡。其歷代事迹，俄史當有紀載，他日擬并訪之。卷廿九然則此書之斟正訂補，尙有待於後人者不尠。吾友新會陳援庵（垣），講學燕京，購得元本三分之一，萬里飛函，復徵寒家善本，聞正擬從事鈎稽。陳君精熟元事，他日書成，當有以彌吾人之憾也。

孫子三卷精寫本

周孫武撰，魏武帝注。孫子齊人，史記有傳。陳氏書錄解題孫子下云：孫氏事吳王闔廬，而不見於左氏傳，未知果何時人也，以此之故，遂有孫武孫臏之疑，且有僞作之說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，引孫盛異同雜語云：「太祖博覽群書，特好兵法，抄集諸家兵法，名曰接要，又注孫武十三篇，皆傳於世」。伯驥按魏武所集兵法今不傳，惟孫子注猶存。唐杜牧注孫子序云：「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，曹魏武帝削其繁剩，筆其精切，凡十三篇，成爲一編。曹自爲序，因注解之曰：吾讀兵書戰策多矣，孫武深矣！然其所爲注解，十不釋一，此者蓋非曹武不能盡注解也。予尋魏志，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，諸將征伐，皆以新書從事，從令者尅捷，違教者負敗，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，自成一家事業，不欲隨孫武盡解其書。不然者曹豈不能耶？今新書已亡，不可復知。予因取孫武書，備其

註，曹之所法，亦盡存之，分爲上中下三卷』，見唐文粹九十五。是魏武之註，爲牧所深許。至宋刊武經七書，始於宋元豐二年，事見李燾續通鑑長編。六年，國子司業朱服言：「承詔核定孫子，吳子，司馬法，衛公問對，三畧，六韜。諸子所註孫子，互有得失，未能去取，他書雖有註解，淺陋無足采者。臣謂宜去注，行本書，以待學者之自得」。詔：「孫子止用魏武帝註，餘不用註」。亦見長編。唯陸氏心源藏宋本七書，其題跋謂：「孫子無魏武註，或因朱說削去」云云。則是魏武註盛行於唐而衰於宋矣。今攷明嘉靖乙卯錫山談塏刊於虔州本，則有十家註：曹操，李筌，杜牧，陳皞，貫林，梅臣，杜祐，張預，王哲，何氏，是也。清四庫未錄，惟道藏太清部收之，收藏者多萬曆本，而談刊則罕見焉。至前人有論孫子之文者，如宋呂氏童蒙訓云：「孫子十三篇，論戰守次第，與山川險易長短大小之狀，皆曲盡其妙，擢高發隱，使物無遁情，此尤文章妙處」。又明人所撰文斷引文章精義云：「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，如申入寶珠瑰，間錯而不斷，文字極難學」。又引緯文瑣語云：「戰國文章，孟莊子而下，孫武韓非所爲最善，餘人莫及」。孫武十三篇戰國時書也。以比春秋時文，差不類。以上皆論文之言，出于各註之外者也。若夫孫子算經一書，舊說以孫子爲孫武：清四庫提要據書中有「長安洛陽相去九百里」，及「佛書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」兩言，證作者爲漢明帝以後人，然書中說度之所由起云：五十尺爲一端，四十尺爲一疋，攷古制布帛二丈爲端，兩端爲疋，疋四十尺，唐制調法布五丈而當疋絹，故布五丈爲端。又云：今有棊局一十九度：問用棊幾何？據邯鄲淳蕤弦棊局十七道，此云十九道，可証其爲晉宋以後人語。蓋此書實爲先秦舊本，其中或有後人增益。近人親齋讀書記曾有此說，謂算經爲武撰，或非武撰，尙無確實之證，故孫子兵法，是否出自武手，亦尙多疑義。

也。此爲福山王文敏懿榮所藏，前後有其題字及藏章不少，蓋以預備刻齊魯遺書者，卷中並述及喬鶴僑之言。鶴僑名松年，山西徐溝人，道光乙未進士，官至河道總督，著作甚多，已刻者蘿蘆亭雜記，論語淺解，緯廬，見吳昆田漱六山房集卷十一。文敏藏章有「廉生登來」四字。伯驥按公羊隱五年傳云，「登來之也」，何休解詁云：「登讀爲得，得來者，齊人語也」。齊人名求得爲得來，作登來者，其言大而急，由口授也。劉氏助字辨畧卷二云：今山東人呼得字爲德歸切，與登字音近，故以得來爲登來。于氏嚶香草校書五十三云：孟子使虞敦匠，嚶案敦蓋讀爲督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云：敦督一聲之轉。然則敦匠卽督匠矣，疑此乃齊之方俗語。督之爲敦，蓋亦由其言大而急耳。敦督登得，並雙聲也。于氏又引荀子榮辱篇云：以敦比其事業，敦亦當訓督。荀子居齊最久，是以其書亦有齊語。文敏山東人，故其章云爾。

樂府詩集一百卷元刊本

宋郭茂倩撰。茂倩，渾州須城人。清四庫提要推此書爲樂府中第一，足爲定論。前有元李孝先周慧孫序。此書本名爲『樂府詩』，非『樂府詩集』。樂府詩集乃別一書。元李孝先序云：『太原郭茂倩所輯樂府詩百卷：上采堯舜歌謠，下迄于唐而止，次起漢郊祀。茂倩欲因爲四詩之續耳。郊祀若頌，饒歌鼓吹若雅，琴曲雜詩若國風，以其起漢，故題云：『樂府詩』。此原名『樂府詩』之証也。本書卷八十三紫玉歌下，引樂府詩集曰：『紫玉，吳王夫差女也，作歌詩以與韓重』。同卷吳楚歌下，亦引樂府詩集曰：『傅玄辭，一曰燕美人歌』。此『樂府詩』、『樂府詩集』爲別一書之証也。茂倩已引及樂府詩集，則以其亡已久，不能攷知其撰者及年代，而爲茂倩所

據以論輯樂府之書，則毫無疑義。茂倩既知古有樂府詩集，則已書不應因仍舊名。以此二事，可証樂府詩集乃別一書，又足証知郭氏書不名樂府詩集。其誤名之始，蓋在元末。至正初元周慧孫序曰：「太原郭茂倩編類古今歌曲，上際唐虞，下迨叔季，目之曰『樂府詩集』」。自是而後，毛晉刻本，遂以「樂府詩集」題名。梅鼎祚古樂苑亦以「樂集」稱郭書。下迨有清四庫提要，沿譌不改。今之治樂府者，遂不知樂府詩與樂府詩集爲二書矣。此近人羅氏之說，可徵其讀書得間者也。沈氏曾植藏此書元本，其跋語云：「樂府詩集宋刊本，獨見於毛子晉所藏元本校語中。謂以宋校元促付手民者也。其本今在常熟瞿氏。而宋本，諸家著錄不復見，雖殘本亦無所聞。意宋世雖有刻本，當時固不盛行，故流傳甚耶？而元刻初印亦自難得。明自嘉隆七子以後，此書盛行，補板重疊，舊板斷脫，南廡後印者，幾不可復讀。觀愛日精廬所錄周慧孫序，闕字至六十餘。汲古閣並無此序，知所據亦非完本矣。此本周序，愛日闕字均存，補板無多，而舊本存畫猶清明，書習趙體，筆意宛存。檢南廡志樂府詩集板脫者二十四面，存者一千三百一十六面。今除抄配廿二卷外，餘七十八卷。嘉靖三十七年補刊僅十七葉。則此爲梅鑑檢點後最初印本矣。余以九十元購此，宣統戊午，余年六十有九，內子李夫人年七十，兒子輩欲於二月廿九日余生辰稱觴爲慶，苦禁不可，適書估以此書來，乃嘆曰：曷以此壽乃翁？百卷之書，百齡兆也。內子及兒女輩歡喜應之」。上元鄧氏書目稱：「江安傅氏借得陸勅先手校樂府詩集，以元刻本過校。校畢，旋得閻文介家所藏宋本，不覺多此一校」云云。然則宋刻流傳尙有多本矣。文介名敬銘，號丹初。清末葉時，官戶部，綜核名實，至有時稱，曾懷油煎餅以從公者也。伯驥此本，以五百元購得，比沈老之值爲昂。然板之漫滅處，亦不多見，

蓋至正間刻本，半葉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黑綫口，單邊，上有字數，板在南監，中葉尙印行，脫落缺壞，不可勝計。此猶早印，或可與沈本比美也。陸氏貽典謂：『毛刻樂府詩集，遠勝元刊，惜乎世未有識之者』。見杭州丁氏書目，海上以毛刻景印，實由於此。伯驥以此本爲舊槧，故藏之。卷首有甘茶老人章，當爲清乾隆間蔣太史士銓家之遺物。甘茶蓋其母鍾氏之號也。壺德素著，兼工文章，贈公非磷先生常出游。太史生四齡，鍾氏授四子書及唐詩；著有柴巾倦游集。汪啓淑擷芳集曾采之。『誰謂茶苦？其甘如薺』。詩人之言也。蔣母蓋取誼於茲歟？

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明刊本

明李開先撰。開先字伯華，號中麓，章丘人。嘉靖己丑進士，官至太常寺卿。明史有傳。集前有嘉靖丙辰自序；畧云：『中麓子雖資不敏，而才最下，亦嘗官京師，刻苦爲奇古詩，復欲建功立業。年四十，罷歸田里，既無用世之心，又無名後之志，頓然覺悟詩不必作，作不必工。或撫景觸物，興不能已；或有重大事，及親友懇求；時出一篇，信口直寫，自稱其集曰「閒居」。以別官居時苦心也。雖然，居官之苦多矣，固不獨作詩云耳。吾今閒居，不虞得失，作詩不較工拙，其樂有難以言傳者』！集中詩文兼有之，而序祇言詩，未喻其故。史稱嘉靖初年，開先與王慎中，唐順之，熊過，陳東，任瀚，趙時春，呂高稱八才子。當是時，以革李何之習自命者，爲王唐二人，而佐之者則時春與開先也。然開先究以用世爲急，矢志功名，故詩文不甚留意，而成就亦不如王唐。惟詞曲雜劇，則至爲擅場。周氏賴古堂集稱：『中麓與樂安李慰欽同有文名，時稱二李，同以不合於時，致政歸。欽致力經學，中麓獨對客調笑，聚童放歌，以此自遠於世』。

中麓集最夥，每擊枱屬筆，對客飛翰，咄嗟而辦。常推王遵巖行文委曲，每欲效之。所藏元人曲有百十種，如馬東籬白元甫諸曲，皆手自改訂付梓。又最喜張小山喬夢符小令，揣刻以行。嘗作寶劍記，自言音韻停勻，遠出琵琶上，琵琶惟雁魚錦梁州序四朝元及甘州歌等六七闕爲可，餘皆鬆懈，更用韻差池云。中麓常言演其自作劇，座客無不泣下沾襟，恐損道心，往往逸去。所著雜劇，如園林午夢類，總名曰一笑散，名噪于北，江以南猶不深知。近虞山刻列朝詩選，始爲闡揚，小傳頗悉公生平。（卷十二）觀集中關於此類序述，則櫟園之言殊信。如改定元賢傳奇序云：『南宮劉進士濂，嘗知杞縣事，課士策題，問漢文，唐詩，宋理學，元詞曲，不知以何者名吾明？刻示其取卷，題曰風教錄。夫漢唐詩文，布滿天下；宋之理學諸書，亦已沛然傳世；而元詞鮮有見之者，見者多尋常之作，胭脂之餘。如王憲甫在，元人非其至者。西廂記在其平生所作，亦非首出者。今雖婦人女子皆能舉其辭，非人生有幸不幸耶！選者如二段錦四段錦十段錦百段錦千家錦，美惡兼畜，雜亂無章。其選小令及套詞者亦多類此。予嘗病焉！欲世之人得見元詞，并知元詞之所以得名也，乃盡發所藏千餘本，付之門人城庵張自慎選取，止得五十種；力又不能全刻，就中又精選十六種，刪繁歸約，改韻正音，調有不協，句有不穩，白有不切及太泛者，悉訂正之，且有代作者。因名其刻爲改定元賢傳奇。泰泉黃詹事所謂以奇事爲傳者是已。然又謂之行家及雜劇昇平樂，今舍是三者而獨名以傳奇。以其字面稍雅致云。俟有餘力，當再刻套及小令。然此猶細事也。如經學止知尊朱子，便舉業，勿論漢疏。雖宋儒之說，悉置之不問，問之不知，每經止舉一家，如楊慈湖之易，林之奇之書，詩則王氏總聞，春秋則本訥經筵，及衛湜之禮記集說，多有高出朱註之上者。此外能發明經旨者，抑又

不止四五十家。宋刻已古，抄冊漸訛，再過百年，俱失傳矣。必須題請之後，有京板，以及各書坊有鑿板，始可遍行天下。不然則以拘拘背朱爲嫌，而經術不幸不減秦火矣！天朝興文崇本，將兼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而悉有之，一長不得名吾明矣！敬因序刻傳奇，有所感而爲是說」。又後序云：「傳奇凡十二科，以神仙道化居首，而隱居樂道次之，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，終之以神佛煙花粉黛。要之激勸人心，感移風化，非徒苟作，非無益而作之者。今所選傳奇，取其辭意高古，音調協和，與人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功。尤以天分高而學力到，悟入深而體裁正者，爲之本也。同時編改者更有高筆峰弭少菴張畏獨三詞客，而始終之者乃誠菴也。嘗諸修書，有總裁，有纂脩；試場有考試，有同考；而予則忝爲總裁與考試官」。又張小山小令後序云：「予自遊鄉校讀書，或有餘力，則以學詞。詞獨愛張小山之作，以其超出塵俗，不但癡勁而已。當時苦於無書，止有楊朝英所集太平樂府。及檢舊篋，又得陽春白雪集及百一選曲兩種。既登仕籍，書可廣求矣，然惟詞書難遇，以去元朝，將二百年，抄本刻本多散亡。洪武初年，親王之國，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。對山高祖名汝楫者，曾爲燕都長史，全得其本，傳至對山，少有存者。人言憲府好聽雜劇及散詞，搜羅海內詞本殆盡。又武宗亦好之，有進者卽蒙厚賞。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。今宜詞曲少，而小山者更少也。京師積書家如李蒲汀沈竹東詞書成編者，不過十餘部。其小山詞載在樂府群珠詩酒餘音者，僅有數十曲。他所更得仙音妙選，樂府羣玉，樂府新聲，則有助於小山多矣。可惜類詞有小山一卷，廖洞野取去，堅不復出，而普集元詞：在鄒平崔臨溪者，小山詞獨有一本，以負累遺迹，不知所之。今所編次，雖成上下二本。每樣曲終，鑿板不剔空，以待博學君子。詞山曲海，不

惜寄示，必有增其所未高而濬其所未深云』。伯驥按：親王之國，賜以詞曲，明初定制，未見他書。中麓藏書專家，又練習京朝掌故，所言當非謬誤。前人謂元人以詞曲取士，於書無徵。識者已辨其妄，而此事亦無他証。惟茲集述之，洵朱明一代之軼聞矣。此三序可資考核者不鮮，故全錄焉。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。